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● 香港最新畅销书

双鹰神捕系列 4

玉佛谜

- 连环杀
- 玉佛谜
- 泥菩萨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西门丁 著 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 4

玉佛谜

- 连环杀
- 玉佛谜
- 泥菩萨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玉佛谜/西门丁著. —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0. 9

(推理武侠小说: 双鹰神捕系列)

ISBN 7-211-03736-9

I. 玉… II. 西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39884 号

推理武侠小说●双鹰神捕系列④

玉 佛 谜

YUFO MI

西门丁 著

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印 刷 福州七二二八工厂

(福州市鼓屏路 33 号 邮编: 350001)

开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12.375 印张 2 插页 276 千字

2000 年 9 月第 1 版

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

ISBN 7—211—03736—9

I·71 定价: 14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

● 推理武侠小说

双鹰神捕系列

- 1 龙王之死
- 2 血洞房
- 3 陵墓惊魂
- 4 玉佛谜
- 5 无影针
- 6 霜叶恨
- 7 白幽灵
- 8 翡翠双姝
- 9 血洗英雄心
- 10 血雨红灯

作者简介



西门丁,原名王余,福建泉州人。1959年随母赴港,因故辍学。苦学苦练,1980年偶得机会试笔,以“双鹰神捕”系列30种故事奠定武侠文坛地位,成为职业写作者。至今已以十多个笔名出版武侠小说近三千万字。

西门丁电子信箱:

simon wong 1980 @ sinaman.com

目次

连环杀

- 意外死亡 (3)
- 风波迭生 (30)
- 两片竹叶 (75)
- 红花楼之秘 (102)

玉佛谜

- 客栈风云 (135)
- 神捕剖疑案 (175)
- 来迟一步 (207)
- 冤 孽 (242)

泥菩萨

- 奇怪的礼物 (265)
- 拒 捕 (298)
- 劫 车 (334)
- 渐露端倪 (373)

连环杀

意外死亡

落日把西天云彩染成形红，远处的青山已笼罩在暮霭中，周围一片寂静。

这是一片草原，草原虽不太大，但水足土肥，野草及疏落的树木都长得极为茂盛。

一阵风吹来，草原上的野草像波涛起伏，大热暑天突觉凉快起来。

大树之前，一匹神骏的白马低头啃着青草，马主人却不知何处去了。

一忽，只见远处驰来一匹黑马，驮着一个青衣青年，马蹄踏在青草上，点地无声，但是来势却极速。

黑马来至白马前，突然长嘶一声，人立而起。马上人飘身下地，拍着马儿轻笑说：“也罢，让你吃点草。”

话音未落，树后突然蹿起一条人影，青衣青年暴喝一声：“谁？”手臂一扬，“啷当”一声，长剑出鞘，人随即掠起向那人影追去。

前头那人的一件大红披风猎猎作响，倏地一个转身，一口长剑急刺奔前的青衣青年。

青衣青年反应极快，长剑一横，“当”地一声架住来剑。

红衣人长剑一滑，改削青年的手腕，这一剑变化极速，青衣青年只得沉腕后退一步，抬头一望却是一个杏脸的红衣少妇，模样儿十分标致。

红衣少妇一口钢剑如游龙般飞舞，对着青衣青年心窝刺来，那青年也非庸手，手腕一振一抖，格开钢剑，剑尖反刺对方

双眼。剑至中途，青年身子一偏，长剑忽斜削对方肩膊。

剑临及肩，手腕一翻，剑脊贴肩急斩粉颈。这一招竟有三式，红衣少妇虞不及此，连忙倒退。

青衣青年身子暴长，剑随身走，刺向其腰腹，同时喝道：“因何藏于树后？”

红衣少妇大怒，足尖一点，身子如火凤凰般蹿起，钢剑自上向下劈来，竟将长剑作大刀使出，刹那长剑离青年头顶不过三寸，那青年身子一偏堪堪让过，此刻长剑才收回把对方撞开。

红衣少妇凌空打了个跟斗，翩翩落在地上。

青年并没有冲前，反而诧异地问道：“女侠是谁？”

红衣少妇望了青年一眼，身子突然抖动起来，颤声问道：“你，你是……端木表哥？”

“表妹！”青年再没有怀疑飙前几步，张开双臂向少妇围去，临近突然想起对方的身份，连忙停住了脚，尴尬地道：“表妹你怎会在此？”

红衣少妇脸上突然泛起一团红晕，嗫嚅地道：“我，我去找我爹爹……现在要回去了……半路上有点内急……”

“回去哪里？”青年忙问一句。

红衣少妇轻吸一口气：“表哥，我已经嫁给人家啦，你表妹夫是青竹山庄的熊雄……”

“啊！”青年轻拍了自己的脸庞：“我真傻，咱已足足有十年不见啦。恭喜表妹！嗯，表妹夫可也有点名气。是个有为的游侠。”

“表哥，听说你在管一见手下办事，这两年名头颇响，小妹也恭喜你了！”

原来这个青衣青年便是江南总捕头“笑面神鹰”管一见

手下的第一條好漢端木盛。

當下端木盛笑一笑道：“表妹近來可好？”

紅衣少婦姓紫名玉霜。所謂一表千里，她是端木盛的義父的外甥女，兩人小時候曾經一起習武練字，稱得上是青梅竹馬，後來端木盛另投明師，兩人才少再見面。端木盛的義父過世後，端木盛便與她斷了來往。這番重逢實在十分意外。剛才他还是由那一招以劍使刀勢式中認出她來。

紫玉霜臉上露出一絲笑意，輕聲說：“還好。表哥成家了沒有？”

端木盛臉上微微一熱：“愚兄終日奔波，還沒有這個念頭。嗯，愚兄有外甥了沒有？”

紫玉霜臉紅如火，輕輕搖頭：“表哥要去何方？”

端木盛驀然一驚：“愚兄要到衡陽辦一件案子。”

紫玉霜抬頭一望天色，云彩已逐漸黯淡，大地一片灰蒙蒙：“很急嗎？”

端木盛點點頭：“巡撫大人限時破案，故此……”

紫玉霜幽幽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小妹也不敢拖延表哥的時間。”

端木盛依依不捨地望了她一眼，撮唇發嘯，把坐騎召來：“表妹，姑丈身子可好？”

“托福！我爹也常念着你。”紫玉霜的父亲是“金刀大俠”紫超。

“聽說這兩年他已不再出來走動，在家納福。”

“可惜他沒有兒子，小妹又不能承歡膝下，爹實在十分寂寞。”

“愚兄有空一定去探望他。”端木盛翻身跨上馬背。

“表哥！”紫玉霜突然叫了一聲。

端木盛一愕，忙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青竹山庄在哪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云峰山下，资水之南。”

“表哥回程若经过请来舍下一坐，小妹有话跟你说。”紫玉霜瞪着一对黑白分明的眸子道。

“一定。表妹，咱后会有期。”端木盛一挟马腹，向南驰去。

不一忽，人马都已消逝在夜色中，紫玉霜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，良久才幽幽地叹了一口气，呼马过来。

这声叹息，似有无限心事。草原寂寂，有谁能知道这声叹息包含了什么意思？

入夜，风更急，野草摇晃，沙沙的声音，也像无数道的叹息。

夜越来越深，马儿仍未停歇，端木盛的情绪也示曾稍息。这次意外的重逢，使他心情激荡，紫玉霜曾是他少年的梦中情人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年纪的增长，紫玉霜在他的脑海里的印象也逐渐淡然。

十年之后今天重逢，使他翻起往事，往事依稀，令人唏嘘，十年人事几番新，表妹嫁与熊雄倒也合适。

熊雄在湘境颇有点名气，闻说是个肝胆相照的青年好汉。以青竹山庄二公子的身份娶“金刀大侠”紫超的女儿，实是门当户对。

这一切似都完美无缺，紫玉霜眉宇间为何有股忧郁之气？难道他们两口子有了不愉快的心事？

“胡——”远处传来一声狼嚎，端木盛振作一下精神，收

起胡思乱想的思绪，全力催马前进。

衡阳发生的案子，是知州夫人在去进香途中让人劫走，一千护卫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让凶徒从容逃逸。

这件案子的确颇为棘手，端木盛费了多个月的时间才把它侦破，并巧施陷阱，使那凶手上钩被捕。

端木盛办好事，休息了两三天才取道回程。前两个月到江北查案，一直到现在他都未曾好好地休息过，故此，他走得很慢。

走了三天，他突然记得紫玉霜之约，便拐西而行。

青竹山庄名头颇响，一问便知其坐落。端木盛催马而行，那片郁郁苍苍的竹林中间飞出一角红瓦檐角的红楼经已远远在望，端木盛一颗心忽然没来由地紧张起来。

碧绿的竹叶在灿烂的阳光，更加青翠欲滴。端木盛翻身下马，牵马而行。

刚走到竹林前，突见一个神气十足的中年人自竹丛后转了出来：“请问阁下贵姓？”

端木盛忙道：“敝姓端木，请问贵庄的少夫人可在？”

那中年人的脸色微变，拱手道：“敢问端木大侠跟敝少妇人如何称呼？”

“在下是她表哥，因事路过，特来拜访。”

“哦？”那人上下看了端木盛一眼，板着脸说：“请端木大侠稍候。”说罢翻身入内。

端木盛不禁十分诧异，心中登时后悔起来。

不一会，只见那个中年汉带着一位青年走了出来：“少爷，便是这一位要找少夫人。”

端木盛抬头一望，只见那青年生得浓眉大眼，一张国字口脸十分威武，不禁暗喝了一声采，连道：“这位谅必便是名震湘境的熊兄了？”

“不敢”，熊雄神色十分冷漠：“阁下自何处而来？”

端木盛一怔：“在下恰好路过……”

熊雄截口说道：“你说是拙荆的表哥吗？”

“是的，小弟的义父称她甥女。嗯，请问……”

“哦？一表千里？哼！我从来未听说过拙荆有个表哥的，阁下何时跟拙荆见过面？”

端木盛双眉一扬，道：“在下岂会来此白撞？熊兄若是不信，可叫舍表妹出来相认。”

熊雄脸色大变，沉声道：“快说，你在何处跟拙荆见过面？”

端木盛朗声道：“自小相识。”

“我是指最近。”

“一月前，在此东北六十里处，恰好碰见她自娘家回归。熊兄好像有点……”

熊雄忽然大喝一声，随即把刀抽出，望端木盛劈去：“好小子，你竟还有脸来见我。”

端木盛吃了一惊，连忙翻身后退：“熊兄，有话好说……”

“还有什么好说。”熊雄须发齐竖，缅甸刀一横，向端木盛腰腹截去。

端木盛连忙抽剑架住：“熊兄，我想你我之间必有什么误会了。”

熊雄刀势不绝，“飕飕飕”一连三刀把端木盛迫得连连后退：“好小子！误会？你竟敢欺到青竹山庄头上来，熊某不把你碎尸万段，这口气如何咽得下？”

端木盛长剑急速遮挡，仍然沉着气问：“端木某几时欺到贵庄头上来了？请熊兄明言以解在下茅塞。”

“气煞我也！”熊雄刀势更盛，一口气劈了十七刀，这十七刀，刀刀狠辣，无不向端木盛的要害招呼。

端木盛吃了这顿闷记，怒火渐盛，忖道：“表妹怎会嫁给一个这样的莽夫。我若不回手，你还道我是作贼心虚。”心念一定，长剑便自刀光中突破，斜刺熊雄的左肩。

熊雄怒哼一声，缅甸刀迅速收回，以刀柄撞开剑尖，同时借势反劈。

这一刀攻守兼备，端木盛忍不住喝了一声采，身子随即一偏，长剑如毒蛇般贴着刀锋向其手臂削去。

熊雄猛喝一声，手腕倏地一沉，刀锋向上，恰好把剑格住，同时左掌望其腕脉切下。

“好！熊公子的刀法果然名不虚传。”端木盛的左指上竖疾点其掌心之“劳宫穴”。

熊雄一收腕，缅甸刀疾劈而出，快如奔雷，挟着风声，倏忽便至端木盛胸前。

这一刀跟前几招大不相同，几令风云变色，端木盛大吃一惊，急切间只得使个铁板桥，弯腰避过了。

尚未直起身，熊雄的左掌已印至小腹，端木盛左掌迎起，“啪！”身子立即摔落地上，随即又使了个懒驴打滚，一滚二丈，再斜蹿上来，虽然没有受伤，却也异常狼狈。

“端木捕头也不过尔尔。”熊雄疾蹿过去，拦腰劈了一刀，这一刀竟没风声，轻飘飘如落叶般吹至，端木盛心头一紧，知其蕴有变化，不敢怠慢，长剑随意而动，舍守反攻，急刺其咽喉。

这一剑也是端木盛功力之所聚，她见熊雄出手狠辣，再

也不敢掉以轻心。

熊雄身子如游鱼般滑开，刀锋一转，改劈为砍，再度交锋，两人都竭尽本领施为，端木盛往往占了上风，便给熊雄施了招绝活扳回均势。

两人以快斗快，倏忽已过了百余招，仍是难分胜负之局，端木盛心头逐渐冷静心念一动，虚晃一招，转身望山庄奔去。

熊雄大怒，急道：“快截住他。”

端木盛高声呼道：“表妹！表妹！”

刚穿过一丛竹丛，忽见里头奔出一个白髯老者，沉声喝道：“是谁敢来此地撒野？”

端木盛一抬头，惊喜地叫道：“姑丈，我是盛儿。”

熊雄的一道暴喝响起于背后：“岳父，这小子不是东西，让小婿把他劈掉。”

白髯老者紫超，忙喝道：“雄儿，不可造次。”右掌急伸，“啪”地一声击在刀身上，登时把刀势破了。

“岳父——”

“雄儿，你说什么？”紫超双眉一扬，目光炯炯地道：“盛儿是老夫看着他长大的，他怎么不是东西？”

“他，他……”熊雄跺脚道：“他那天跟玉霜见面……这口气小婿怎样也咽不下。”

紫超脸色一变，转头瞥端木盛，缓缓地道：“老夫不信盛儿是个这样的人。”

端木盛忙问道：“姑丈，熊兄说什么，怎地晚蜚听不明白？”

熊雄怒道：“你倒会装蒜。”

“雄兄，凡事有老夫在此，咱先进去慢慢交谈。”

熊雄才不再吭聲，恨恨地道：“楚大叔，你帶路。”

那個管家模樣的中年漢子應了一聲在前引路。

遠看青竹山莊似乎不大，至此才發覺原來占地頗廣，沖天的竹叢修葺得甚為整齊。竹叢之中又種有一些奇花，看來十分清雅。

莊內的小路以青石板鋪砌，左轉右彎，曲徑通幽，再轉過一叢青竹，前面便現出一座廳堂，紅磚綠瓦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這座廳堂布置得頗為古雅，極具氣勢。牌匾上的幾個漆金字：“青竹山莊秀甲天下”，筆力蒼勁又帶有幾分飄逸之氣。端木盛也到過好幾座名震江湖的莊院，覺得青竹山莊似乎與眾不同。

三人在一張酸枝木嵌雲石的六角桌子坐下了後，端木盛首先忍不住地問：“姑丈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熊兄對晚輩又生了什麼誤會？表妹因何不見？”

他一口氣問了三個問題，但紫超只答了一句：“你表妹已……先我而去了。”

這句話如同在端木盛的頭上響了個霹靂，他萬分詫異地道：“表妹怎會……她，她是何時仙逝的？”

“在一個月前……”紫超的聲音突然沙啞了，眼角噙淚地哽咽着說：“她就在回家的次日，被人發現……”

“都是你干的好事！”熊雄氣呼呼地道：“若不是你，玉霜也不會懸梁自盡。”

“表妹是懸梁自盡的？”端木盛驚呼一聲，隨即怒道：“這跟端木某何關？難道是我迫她自盡的么？”

不料熊雄狂笑起來：“正是你迫她走上絕路的。”

“放屁！熊雄，端木某敬你是條漢子，不与你計較，你